

鹰城乐队：因为热爱，所以坚持

□本报记者 朱碧琼 刘蓓 文/图

10月23日下午6点多，在市区建设路西段一个打击乐工作室，摇滚乐队Sunkway(惭愧)的贝斯手张彬、吉他手张网和鼓手梦雨正在进行日常排练。音乐响起，梦雨瞬间从乖乖女变身酷女孩，三人用眼神表意、用音乐沟通，跳动的音符浮在空中，让人亢奋地随之摆动。

随着《乐队的夏天》等综艺节目热播，反光镜乐队、痛仰乐队、新裤子乐队等纷纷出圈，受到极大关注。鹰城也活跃着一些不同风格的乐队，他们的音乐故事和个性生活，为我们的城市注入不少活力。

玩摇滚20多年 想把好音乐带到这个城市

“效果器是我新买的，欧洲进口，等了大半年才收到，价格1.8万余元。”张网说，他的电吉他和张彬的绿贝斯都是国外手工定制的，加上梦雨的架子鼓，价值超过7万元，“我这些年玩音乐，少说也花了十几万。目前，乐队没给我们带来什么收入，反而贴进去不少工资。”

Sunkway(惭愧)乐队的成员都是上班族，平时都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。今年40岁的张彬和张网是表兄弟，两人相差半岁，张彬在河南省医药卫生学校教计算机，张网在河南城建学院教网球。梦雨开了一家工作室教架子鼓，当天缺席的主唱小天则是一名公务员。

虽然不是全职乐队，但业务水平过硬的他们经常受邀参加各种音乐节，例如2020年在郑州举办的铁盒金属音乐节、今年7月初在焦作举办的机车音乐节等。如今，网易云音乐有他们上传的8首原创歌曲，很多网友在下方留言评论。

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乐队元老张彬的引导。中学时代，张彬偶然听到黑豹乐队的磁带，就被这种“有劲儿、真诚、不做作”的音乐吸引。2001年，张彬第一次在音乐节表演原创作品，看到台下观众Pogo、Mosh(乐迷跟随音乐跳动、碰撞)，“感觉自己就像明星一样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决定把摇滚一直玩下去”。

从1999年的“TNT”，到2000年的“黑索金”，再到2017年重组的“Sunkway(惭愧)”，22年来，乐队的名字在变、成员在变，唯一不变的是张彬那颗摇滚心。乐队初始成员多为张彬1998届煤技校(现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)吉他社的同学，从“黑索金”时期开始做原创。2000年，乐队原创歌曲《被现实奴役的爱情》与左轮唱片公司签约，被收入《逐鹿中原》合辑。此后十年，乐队断断续续外出表演。“那时每逢寒假，我都会满大街找场地，联系市区的乐队组织摇滚公益演出和聚会，持续做了5年。”张彬说，当时平顶山还没有成气候的摇滚乐队，他想把好的音乐带到这个城市，“也让更多人听到我们”。

2010年前后，乐队已在市区业内小有名气，演出频繁。可接下来的几年，因为结婚、工作等原因，乐队陆续有人离开，仅鼓手就换了四五个，直到2017年底梦雨加盟，才逐渐有了起色。“人基本换完了，我们就准备改名，重新出发。”张彬说，2019年他在郑州出差时，在圈里公开征集队友，安阳95后小伙子小天来应聘吉他手，“后来发现他更适合做主唱”，此后，乐队成员稳定下来。



超辉梦乐队正在表演

相互激发灵感 有人十分钟编了一首歌

成员多了，分歧不可避免。“我们的分歧主要在音乐上。如果有不同意见，就轮番展示，然后投票表决。”张网调侃道，“如果票数持平，那就要看谁嗓门大，谁的态度足够强硬了。”

摇滚的创作与其他歌曲不同，大多是乐手驾驭乐器技术纯熟弹出的旋律的累积。“很多时候，弹着弹着就会觉得这一小段蛮好，记录下来，过几天可能又会有一段。”

张网说，以前灵感涌现时，手边没琴、没笔也记不下来，有了智能手机方便多了，他的手机里现在在上百条小段创作。

“这叫作‘动机的积累’。如果一段旋律自己发展不下去，可以拿给队友，大家相互激发灵感。”张彬补充道，音乐最好的状态就是融合，大家审美一致，一起创作很容易产生美妙的化学反应。

灵感来了很快完成一整首歌

的情况特别少见，张彬记忆中仅有一次。那时他刚刚大学毕业，有天晚饭后到网吧玩了两三个小时，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突然灵感如泉涌，“就像上帝抓着我，往我脑子里面塞歌一样，回家后十分钟就把这首歌编出来了，不过现在这首歌已经被我淘汰了。”张彬说，乐队有几十首原创，随着年龄增长和欣赏水平的提高，很多歌曲被慢慢淘汰。

主玩流行音乐 他们靠爱好养家糊口

除了摇滚，鹰城还有一些乐队主玩流行音乐。

10月27日，记者见到了38岁的杜迪。目前，他的二麻乐队在凌云路怡购城某酒吧驻唱，人均月收入超过1万元。

“这么多年，乐队来来回回换了不少人。”2001年，杜迪毕业后与几个小伙伴一起到北京学吉他，并

组成乐队。“当时住在北漂音乐人聚集地霍营，衣食住行和学费全靠家人支持。”杜迪说，去老师那里上课，他往往是踏着晨曦出门，披着夜幕回家。2008年，家里安排好了工作，杜迪结束北漂，回到平顶山。

相比杜迪这个“老炮儿”，31岁的超辉梦乐队主唱刘超算是新起之秀。10月16日晚上9点，在市区

园林路与凌云路交叉口附近一酒吧，刘超正在做开场准备。当天他感冒了，说话鼻音有些重，但唱起《小情歌》，声音依然干净清亮。除了在酒吧驻唱，这个4人乐队平时也会参加开业庆典、暖场等商演。队长、吉他手阿辉说：“我们都很热爱音乐，能把爱好当事业，用音乐养家糊口，感觉很幸运。”

痛并快乐着 继续为音乐乘风破浪

热爱可抵岁月漫长，信仰可挡艰难时光。

2012年前后是张彬记忆中的至暗时刻。当时乐队缺少鼓手，他就和张网用电脑软件做鼓点配乐。“我们都还没结婚，他每天去找我，持续了三个月，才把所有歌的鼓点做出来。鼓点需要用鼠标一个一个点，还要保证力度、速度‘人性化’，耗时耗力更耗心思。”张彬说，外出演出时，他们就用鼓点录音做伴奏，这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两年。“那两年是最悲观的时候，乐队只剩我俩，甚至考虑要不要换种风格。”他说，摇滚在音乐里属于小众，硬核文化摇滚更是小众中的小

众，很难找到真正的伙伴。

“那时没有交通工具，常常骑自行车去排练，车把左边挂琴、右边挂效果器。”从京城返平后，杜迪又与几个朋友组成乐队，定期排练，接商演，非常辛苦。随着收入增加，杜迪在市区开了一家琴行，卖琴，做吉他、架子鼓培训，经济逐渐宽裕。如今，他的琴行年收入约50万元。没有了经济压力，杜迪潜心创作了十几首吉他演奏曲。为增加观赏性，他的二麻乐队正尝试增加唢呐、小提琴、二胡等新元素。

“没有那么热爱，就坚持不下去。”张彬说，鹰城摇滚圈不大，还

有很多人不再玩了，大学里的乐队也不多。张网说，河南城建学院这十几年来只有两个乐队，2006年那个摇滚乐队“玩得还不错，可以排练Linkin Park、AC/DC(世界知名的老牌摇滚乐队)”。

也有一些人去大城市闯荡，例如张彬的好友、贝斯手张梦斌，如今常常出现在《中国好歌曲》《明日之子》等节目中。杜迪的好友魏冯则去了深圳发展。

“摇滚已融入我的血液，等到60岁，我依然会上台。”张彬说，如今，乐队开通了抖音、微博，“希望更多人看到我们，吸引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。”